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山西：荒郊绝壁，有群寂寞而执著的文保员

“目前国保单位数量和古建筑遗存，山西均居全国第一。但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不少一线文保员住在荒郊野外、绝壁山巅，或独自看守，或全家上阵，从白天到黑夜，从青丝到白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默默守护着文化遗产的安全”

本报记者王学涛、陈昊佳

晋南一个小山村村口的二仙庙，院内干净整洁，鲜花竞相绽放，看见陌生人进家，三条狗汪汪地叫。68岁的杨连根手里拿着锯，从侧院迎了出来。正在修剪的松树旁，他和老伴儿亲手种植的桃树、杏树、核桃树绿影婆娑。

看似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院落，却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里面有宋代古建筑、宋代彩塑等宝物。杨连根夫妇以庙为家已有21年，防火、防盗、防破坏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每月只有300元补助。

“这么长时间有了感情。村子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个老人，但只要没人接班，我就不会搬走不管它。”杨连根说，1996年至1997年不到一年时间，二仙庙失盗5次，共丢失11个彩塑头像。在屡屡失窃情况下，身为村支部书记的他开始住进庙里守庙。期间，他和妻子两次遭遇雷电险情，千年古树被雷击，电线被烧成灰烬，但都没有动摇他守护文物的决心。

杨连根只是山西众多一线文保员中的一员。山西表里山河，目前国保单位数量和古建筑遗存都居全国第一。但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不少一线文保员住在荒郊野外、绝壁山巅，或独自看守，或全家上阵，从白天到黑夜，从青丝到白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默默守护着文化遗产的安全。

孤独成霜：

一个人 20 余年与佛像为伴

海拔1500米晋豫交界的林虑山腰，不通水、不通车、无人烟，只有500尊佛像和云雾缭绕的仙境。冯开平守护着国保单位金灯寺，一守就是23年。

早晨6点，冯开平已经洗漱完毕、打扫卫生、做好并且吃完早餐。7点钟，抢修石质文物的工人们陆续走进金灯寺开始一天的劳动。有工人不小心把地下的消防管道钻出一个窟窿，正在修补，冯开平拿着对讲机爬上山顶去消防水池，一会放水测试修补的效果。

上午陆续有游客、香客来到金灯寺。冯开平一会儿解答游客的询问，一会儿引导香客在规定位置上香、烧纸，还要收拾客人们丢弃的食品垃圾。下午，从山西长治市来了两个小伙子要安装监控联网系统，冯开平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傍晚，金灯寺附近晋泉村干部来采访，又给他戴上了一个护林防火的红袖章。

夜幕降临，金灯寺万籁俱静，冯开平终于可以喘口气。他的妻子和小外甥女想跟他视频聊天，但由于网络信号太差，多次尝试失败后只好作罢。聊起家人，冯开平禁不住捂脸抹泪。他刚到金



冯开平喜欢趴在悬崖边的护栏上眺望山下的风景。

灯寺时小儿子才一岁，这么多年是妻子独自把3个孩子拉扯大的。因为2018年前山上打不通电话，妻女出车祸他全然不知，儿子生病他也没有照顾过。

现在是金灯寺条件最好的时候。1995年冯开平来到金灯寺守护文物，他看管后的第13年，寺里才通上电；但至今仍不通车、不通水。这20余年里，他一直靠喝从石窟缝隙中流下的雨水，以及香客上供的馍馍度日。

“没电的那十几年就靠点蜡烛照明，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收音机。”冯开平说，为了能在重要节日上看电视，文物部门曾先后买过柴油和风力发电机，但因为柴油贵、风力小、声音大等种种原因，最后不了了之。

最初还有附近村民跟他一起看护，但上世纪90年代金灯寺屡屡失窃，先后有五六个村民被吓怕而离开，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冯开平曾亲历过4次偷盗，被捆绑、刺伤、下过蒙汗药。

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水陆殿，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陆殿中央的一尊佛像看。见冯开平寸步不离地跟着，便问：“你说这个‘老爷’会不会动？”冯开平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不知道！”

那人不再说话，朝水陆殿外走去。快下完台阶时，他突然扭头一把抱住冯开平的脖子，紧接着又进来一个人把他按倒在地，拿出一把匕首顶在他腰部，捆住他手脚，像拧螺丝一样用毛巾塞住他的嘴，把他锁在厨房。

“好在没丢东西，他们走后，我用捆着的手先解开脚上的绳子，然后试着用切菜刀把绳子割断，结果没成功，手腕还划破了。”后来又试着用锯才把绳子割断。”冯开平说，2000年前，金灯寺没电、没电话、没监控，出了事能做的就只有尽快报案！

因为害怕文物丢失，冯开平尽最大努力不离开金灯寺。虽然回一趟家也就六七个小时，但从2014年至2017年9月，他没回过一次家！

中午吃饭时，工地食堂距离金灯寺只有百米之遥，但他从不和工人们一起吃饭，打上饭后，赶紧回到寺里。

冯开平喜欢倚靠在悬崖边的护栏上，俯瞰山下河南林州境内的万家灯火。记者仔细打量他，中等偏瘦身材，满脸皱纹，穿着儿子上穿剩下的衣服。他不太爱说话，只是深深地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烟雾爬上他满头的白发。

“最难熬的是起雾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让人感觉特别孤单。”冯开平打破沉默说，有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还以为自己失语了。“但习惯了就好了，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遇到困难就跑掉。”

执着刚强： 遇到持枪盗贼也不惧怕

大清早，当五台山脚下山西繁峙县公主村的村民还在睡梦中，村里国保单位公主寺的文保员居林秀就已提着大探照灯开始“巡逻”。

他中等身材、肤色黝黑，看上去身板很硬朗，不像70多岁的样子。老汉逐一开门进殿，观察房顶有没有漏雨、壁画和彩塑是否保存完好、墙体的裂缝有没有加剧。

据记载，公主寺为北魏文成帝第四女诚信公主所建，现存有精美的明代建筑、壁画和彩塑。村里人常说，这处国保单位能保存至今，居林秀是最大功臣。

由于年久失修，公主寺内建筑和壁画出现了些病害。自从文物“生病”后，居林秀像照顾孩子般更加小心翼翼。除了时刻关注文物防火防盗外，每周他会选择天气好的一天，让大殿通通风，以免受潮。

居林秀的家离寺庙并不远，但他长年住在寺庙内的一间偏房里。一张木板床、一台老式电视机、一个监控器几乎是屋里全部的家当。一碗白米粥和一个玉米窝头就是他的家常便饭。

像这样的看护，居林秀已经坚持了30余年。由于上世纪80年代看护文物没有工资，作为村委会主任的居林秀白天忙公务，晚上才能去看护。直到1992年，他不当村委会主任后，正式成为一名文物保护员，开始日夜看护公主寺。前年老伴去世后，他干脆把自家上了锁，从此以寺为家。

记者来到他家里，看到的是一派萧条荒芜景象。打开有些腐朽的大门，三间土窑洞墙皮都有些脱落，屋内桌上、炕上、灶台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土。

“以前找不下人，钱少责任大谁干呢！但是不给我工资我也看，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居林秀说。

走进公主寺过殿内，居林秀指着十八罗汉塑像的头，惋惜地说，这些都是后来塑上去的，原来

的头在1996年11月11日被盗贼偷走了。

“当时是晚上9点多，两名村干部在庙里看粮食，我在看庙。突然有人包围了我们住的屋子，三个拿枪的指着我们说，不许动，动就枪毙了你们。”居林秀说，盗贼把十八罗汉的头锯下来后，又打算去大雄宝殿里偷，这时他决定豁出去了。

“我当时对他俩说，咱仁死就死吧，一个殿已经被人毁了，要是再毁一个，公主寺就完了。”居林秀让两人死死抵住门，他则摇响了手摇式报警器，把盗贼吓跑。

“年纪越来越大，一个人看国保，怕不怕？”记者问。

“来啥人也不怕！我每天锻炼身体呢，家里有刀子、斧子，来了盗贼也敢拎着跟他们干。”居林秀话语间透着一股阳刚干劲。河北游客徐淑霞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公主寺精美的塑像和独特的古建筑给我们这些古建筑爱好者莫大惊喜，您对这些国宝文物的保护，让我们钦佩！”

除做好本职工作，老居还购买了《中国历史大系表》《五台山佛教》《清凉山志》等书籍，并在本子上写读书笔记。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时，他还向游客讲述公主寺的历史和那个流传至今的诚信公主忠于爱情、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故事。

居林秀告诉记者，公主寺曾做过学校、粮库，现在是在村里留下的唯一一处文化遗产，他对公主寺有很深的感情。“我活在公主寺，死在公主寺。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至少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不能有损坏。”

坚守清贫：

看护近 40 年每月 300 元

最近，尹成武忙着山西朔州市境内的长城调查。类似这样的工作，38年前他就做过一次：靠一把皮尺、一根米绳、一部自制的木梯，他每天在山上待10多个小时，一米一米地测量完了朔州市山阴县境内所有的古长城。

今年58岁的尹成武是山西省山阴县第一个长城保护员。从1979年至今的近40年里，他一直守护着广武明长城。尹成武的家就在长城

脚下的新广武村，一出屋就能看到长城，儿时他常和小伙伴到长城上捉迷藏。

当地人对长城有特殊的感情，他们称长城为“边墙”，还会根据敌楼的样子给它们取名字：能从这边穿到那边的叫“穿心楼”，像椅子的叫“椅子楼”，洞洞多的叫“九窑十八洞”等。

“当地文物工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的，之前处于瘫痪状态。”尹成武说，在1980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他第一次走遍了山阴县的山山水水，摸清了家乡文物的家底。

在尹成武家里，保留至今的原始手写资料已经泛黄。记者看到上面对长城敌楼、马面等都做了详细记录。那把皮尺上部分刻度已被磨得看不清。

回忆往事，尹成武仍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测量的时候正值夏季，山上的雨说下就下。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爬上一座敌楼，大雨就哗啦啦地下，淋雨、摔跤是常有的事。

普查完后，尹成武就开始了长达5年的宣传教育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仍有附近村民从长城上搬砖。因此，1980年到1985年间，他几乎天天在长城上，劝阻搬砖的村民，宣传长城是家乡的财富。

除广武明长城外，尹成武还看护着长城脚下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广武城和广武汉墓群。

一辆灰色半旧的电动车是他往返于三处文物间的唯一交通工具，而之前他全是靠徒步。最近几年，他也有了帮手，当地文物部门又招聘了6名文保员协助他的工作。

走进汉墓群，大小不一的土堆星罗棋布。政府十多年前栽下的树已经长高，森林防火成为文保员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尹成武说，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他们要轮流值班防火。

“秋天你来，墓堆上的草都变黄了，非常漂亮。”说着，尹成武蹲下身体，抚摸着坟墓堆上的一个标志桩说，“你看多结实，这是多年前我们自己买下水泥、沙子、石子，自己做的模具、打的标号。”

除了消防，汉墓群的安防也是他的一项任务。尹成武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在广武汉墓群首次发现盗墓贼，他向山阴县公安局汇报后，协助公安部门在汉墓群守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公安人员抓获了6名盗墓贼。

尹成武还多次参与到旧广武城城墙的维修中。围着旧广武城墙转一圈，他能详细地讲出东墙、南墙马面、西北角城墙修缮背后的故事。去年，国家对340米的北城墙进行“补土强身”。看着原来底部只有2米到3.5米宽，顶部1米左右的夯土墙，如今一半墙体的底部已宽至10米，顶部宽达7.5米后，尹成武欣慰地说：“北城墙是其中心保存最完整的一面，这次修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旧广武城最大一次土墙维修工程。”

站在新广武城北关楼下，记者看到昔日三层的关楼只剩下两层，最上层的木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作为长城主线的一部分依旧雄伟有气势，长22米的门洞更是少见。“你看多漂亮，一般只有一个楼梯，而这里更是双楼梯，四个回廊一个大厅。”尹成武自豪地说。

随着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关注，近年来，尹成武的接待任务也越来越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来参观考察、宣传采访，县里总是安排他陪同。尹成武举例说，山西省长城保护协会一位老同志要研究长城善书，近几年来他每年陪同他的时间至少40余天。

事实上，没有编制的他只是一个业余文保员，每月只有300元补助。文保员增多后，不是他巡查的时间，尹成武也常去长城上看，他说不然心里总空落落的，不踏实。因为下雨后，羊会到长城上去，游客也有拿砖的，说是为了避邪。

“主要是和长城结下了缘。老祖宗的东西就是这样，你接触时间越长越有感情。”尹成武说。

我曾经很难想象，30多万人是如何让一个主权国家及其各行各业有序运转。直到来冰岛后，我看到了头发花白的渔民、身有残疾的手工艺人、子承父业的农民……通常冰岛人都不止有一份工作，八十多岁才退休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冰岛人始终没有丢掉勤劳、独立的优良传统。此外，由于国家的福利保障很好，冰岛人有较大的自由与底气选择从事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职业，这也让他们职业生涯的持续时间更长，更有可能有所建树。例如，在这个火山遍布的国家，就曾出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世界小姐、知名音乐家、足球明星等。这样的国家和人民值得尊重。

冰岛，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孤岛，在恶劣气候中经历过长期贫困，也曾不畏强敌赢得三次“鲑鱼战争”，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过重创，也曾在大国的殖民下艰难独立。经历过起落，所以能笑看风云。正如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Laxness)在其代表作《独立的人们》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样，无论在被世界遗忘的过去，还是在渐为人所知的现在，冰岛人始终不忘通过奋斗争取幸福生活的梦想。

北方有“佳人”

话题

谢彬彬

世界杯开赛不久，冰岛的不俗表现引起人们对这个小岛国的浓厚兴趣。有人说，冰岛这个国家，光是名字就让人神往。在我看来，冰岛就如《指环王》中的精灵女王，高冷，却不失人情味。

初见“佳人”是在数年前的一个寒雨夜。当我拖着行李疲惫地走出机场时，寒风裹着冷雨扑面而来，灌进体内凉彻心扉，让人心情不觉有些低落。事实上，在我驻扎这里的数年间，这种阴冷的雨雪天是一种“常态”，给冰岛平添忧郁气质。当然，如果去到郊外，肆虐的狂风会让你有些怀念这种“和风细雨”。

冰岛的美是一种“纯天然”美，不加一丝雕琢，甚至有些“粗犷”。从凯夫拉维克机场前往雷克雅未克市区的途中，满眼荒凉，凹凸不平的地表与厚重的苔藓，让我产生置身外星球的错觉。温泉、极

光、冰川、间歇泉、黑沙滩、瀑布……冰岛所有的“网红”景观就散落在荒郊野外，不设围栏，不收门票，令各国游客趋之若鹜。

冰岛人最能体现这个国家的高冷气质。出于工作原因，我有大量与当地接触的机会，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摸索出一些“套路”。初次见面，大部分冰岛人会摆出一副生人莫近的姿态，当你鼓起勇气上去攀谈时，他们也能“点到为止”地有问必答；再次见面，他们可能依旧与你“保持距离”，然而这个时期的他们，在不动声色的外表下，渴望与你交流的欲望暗流涌动，这时的冰岛人也是最可爱的；等接触久了，他们邀请你做客、参加派对时，你可能就会惊讶于他们的另一面了。

冰岛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景色的独一无二，还有当地人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守护。由于四面环海

造成的交通不便，冰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这种交流上的不便，使得冰岛的经济长期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同时也使其免遭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冰岛人在守护传统文化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以其语言为例，如今不少冰岛年轻人都无法掌握，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冰岛人还会为外来词创造新的冰岛语单词，高价引进的外国影视作品和电子产品等制作冰岛语译本。

尽管国土面积不小，冰岛的总人口不足35万，绝大部分都生活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对于多数冰岛人来说，他们并不羞于承认冰岛是一个

小国，相反，在采访冰岛人时，他们经常会说，冰岛是一个小国，所以，即使冰岛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也会让他们非常自豪。

在我看来，与其说冰岛是一个国家，称之为一个社区或大家庭更为贴切。电视里出现的明星可能就住在隔壁街，逛超市的时候碰到了同样在买菜的政府高官，泡酒吧时撞上知名乐队现场演出……这些在我们看来颇为惊喜的体验，在冰岛却是常见，或许这就是他们不羡慕生活在国外的原因吧。当有冰岛人站在国际舞台上，他会得到整个国家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正如在两年前的法兰西之夏，冰岛男足惊艳欧洲杯大陆，“维京战吼”更是震撼世人，当站在球场上为国争光的球员是你的同学、亲人，甚至是同事时，你难道不会为他们献上衷心的喝彩么。